

世界文學名著

戀愛與犧牲

莫羅阿著
傅雷譯

MEIPE
OU
LES MONDES IMAGINAIRES

By
ANDRÉ MAUROIS

Translated by
FOU NOU-EN

世界文學名著

戀愛與犧牲

譯者序

幻想是逃避現實，是反抗現實，亦是創造現實。無論是逃避或反抗或創造，總得付代價。幻想須從現實出發，現實要受幻想影響，兩者不能獨立。

因為總得付代價，故必需要犧牲；不是爲了幻想犧牲現實，便是爲了現實犧牲幻想。

因爲兩者不能獨立，故或者是幻想把現實昇華了變做新的現實，或者是現實把幻想抑滅了始終是平凡庸俗的人生。

澈底犧牲現實的結果是藝術，把幻想和現實融和得恰到好处亦是藝術；唯有澈底犧牲幻想的結果是一片空虛。

藝術是幻想的現實，是永恆不朽的現實，是千萬人歌哭與共的現實。

戀愛足以孕育創造力，足以產生偉大的悲劇，足以吐出千古不散的芬芳；然而但丁，歌德之輩寥寥無幾。

戀愛足以養成平凡性，足以造成苦惱的糾紛：這樣的人有如恆河沙數。

本書裏四幅歷史上的人物畫，其中是否含有上述的教訓，高明的讀者自己會領悟。

二十四年歲杪譯者

本書第一篇敘述歌德寫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本事，第二篇敘作者一個同學的故事，第三篇敘英國名女優西鄧斯夫人 (Mrs. Siddons 1755-1831) 故事，第四篇敘英國名小說家愛德華·皮爾衛——李頓爵士 (Sir Edward-Bulwer Lytton 1805-1873) 故事，皆係真實史蹟。所紀年月亦與事實相符，證以歌德之事可知。

本書初版時附有木版插畫數十幅，書名「曼伊帕或解脫」，後於 Graeco 書店版本中改名「幻想世界」，譯者使中國讀者易於瞭解計擅改今名。

本書包含中篇小說四篇，但作者於原著中題爲「論文集」，可見其用意所在。

——譯者附註

目錄

譯者序·····	一
楔子·····	一
少年維特之煩惱·····	八
因巴爾扎克先生之過·····	六一
女優之像·····	一〇六
邦貝依之末日·····	一七三

戀愛與犧牲

楔子

嬰兒的第一個保姆簡直同神明一樣。法朗梭阿士一生下來，便看見搖籃邊旁的這張又和氣又嚴厲的面孔，以爲牠是開天闢地以來就有的。

她覺得她生存的世界儘夠滿意，用不到想像另一個世界，靠神怪的生物來滿足她的欲望，她的幸福使她和種種的神奇美妙無從接近。

她看了木偶戲回來說：「有些小姑娘害怕鱷魚，我卻明明看見是一條木塊，外面纏着綠的布。」

——那麼，法朗梭阿士，你看不看見魔鬼？

——哦，這算什麼？不過是野人一般的東西罷了。

有時候，一種可以信爲天長地久的制度，竟被一樁出乎意料的變故推翻了。並非保姆被打倒，可是她爲了愛情而退職了。她一走，法朗梭阿士覺得所有的習慣、儀式、軟弱的小腦筋裏唯一的機軸，和她同時消滅了。一年之中，換了幾個政府，都是脆弱的，沒有德性的。粗野的雷奧尼，侮慢不恭的安越爾，軟弱的潘脫麗克小姐，那些胡鬧的傢伙，每人都要定下短時間的法律。

甚麼也不曉得尊重的雷奧尼會有什麼威權廢起牀，洗澡，用餐那些神聖的時間，她都不知道。就是告訴了她，她還要出言不遜。「你的奶媽是一個瘋女人，」她說。法朗梭阿士先是憤怒，繼而奇怪，覺得打倒偶像也是怪有趣的。

她生在大戰的前夕，父親在當兵，她只看見他是一個粗魯的戰士，也不常在家。她最愛她的母親，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愛。但那時母親又煩惱又疲倦，不能常常監護她。並且，只有愛而沒有紀律也不能養成有規律的心。這頭小動物在懂得守規矩的年齡，竟還像野獸一樣。

這個粗俗的雷奧尼被她打，被她搔，被她咒罵：「可惡的東西！我恨你！你活着使我受苦！但願你早死！」她怎麼會這樣的痛恨她呢？這些說話她從哪裏聽來的呢？

雷奧尼嚇跑了，讓位給一個愛爾蘭女人，病態的，常常要發抖的。『愛爾蘭人和英吉利人不同的地方，是愛爾蘭人的性靈更加豐富些！』潘脫麗克小姐這樣說。她又道：『我的父親帶着狗穿着紅衣去打獵，我呢，我不歡喜小孩子。』

法朗梭阿士很快的把潘脫麗克小姐判斷定了，因為她一些不會作假，就把她的斷語告訴了她。

可是不規則的事情漸漸加多了。這個小妮子，大家以為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要她怎樣便怎樣的小妮子，突然多了一副奇怪的，怕人的樣子。常常吵鬧，發脾氣，強項的要素和無理的反覆。一天早上，她忽然不願上學，她竟不上學。過了一天，她要人家帶她去看馬戲，臨時卻說她改變了意見。

——法朗梭阿士，這真荒唐，你已經叫人家把位置都定了。

——我不去了。

——她不去了；潘脫麗克小姐說，她眼見這種無可奈何的事氣得聲音都發抖了。

——夠了，她的父親說。太笑話了。你一定要去，就是你窮嘶極叫我也要拉你去。

這樣一說，法朗梭阿士便大叫大嚷了一陣，從她的叫喊聲中可以聽出她故意裝成這樣暴怒。時間已經晚了，要走也來不及了。

——這非把她懲戒一番不行。她應當懂得一切信約都得遵守。罰她今天飯後沒有點心。

——好罷，她的母親嘆了一口氣說，她飯後沒有點心。

可是等到喫完飯的時候，法朗梭阿士撒嬌地坐在母親膝上，喃喃的說：『媽媽，你，你給我一塊糖吧？』她很難過，覺得自己比女兒受到更凶的懲罰。她望望她的丈夫，他呢，是劃一不二的人，對她示意，叫她堅持到底。究竟她也不敢讓步，但爲撫慰女兒的悲傷起見，想出了一個好法子：

——你歡喜的那幾種已經完了，可憐的小寶貝。

可是，自從我們這個小蠻子經過了這些痛苦的爭執以後，她劇烈地模模糊糊地覺得需要一種幻想生活。但丁造一個地獄來安放他的敵人。不幸的莫利哀把他的厄運造成了他的天才，法朗梭阿士也發明了曼伊帕（Meipe）。

曼伊帕是她發明的一個城市，一個國家，或竟是一個宇宙。從今以後，凡是外界對她顯得敵害時，她便往那邊躲。

——我們今晚要出去，法朗梭阿士。

——我和你們一起去。

——那不可以。

——啊！那麼，算了罷，我，我可到曼伊帕去用晚餐。

在曼伊帕，她從來不哭。大家整天在大花園裏玩。『所有的人都作樂。』做父親的也不一天到晚的看書，人家要他玩紙牌的時候，也不推說：『我有事情。』而且孩子們可以在商店裏選擇他們的父母。到了八點鐘，大家打發大人去睡覺，男孩子們領着女孩子們看戲去。

凡是法朗梭阿士飯後沒有點心喫的時候，曼伊帕的糕餅師立在店鋪門口把糕果分給路過的人。法朗梭阿士哭過的晚上，曼伊帕千千萬萬的燈光直透過她的淚眼，比別的日子更加美麗了。在曼伊帕，街車停在街沿上，把中間的大路留給孩子們走。買一本兩個銅元的書冊，店裏的人

還你十萬個銅元。

可是法朗梭阿士，你不用買書啊，你還認不得字呢。

我認得曼伊帕的文字。

曼伊帕有些甚麼最好的書呢？

大家都知道是班爾葛和弗羅貝。

什麼？

你不會懂的，這是用曼伊帕的文字寫的。

但曼伊帕在哪裏呢，法朗梭阿士在法國麼？

喔！不！

那麼離這裏很遠吧？

曼伊帕還不到一尺遠。

曼伊帕在我們的花園裏，可也不在我們的花園裏；好像我們的屋子正在曼伊帕與地球的交

又點上。

大藝術家都有創造另一世界的特權，那個世界，對於一般認識過的人是和實在的世界同樣的不可少。我們的朋友，一個一個都發見了法朗梭阿士的神祕的王國，想到幸福而只希望在曼伊，帕方能找到的人，也不止一個了。

少年維特之煩惱

人家說他那麼易於動情，只要遇見一個中意的女子，便想博取她的青睞。如果失敗了，便把她畫成圖像；於是他的熱情熄滅了。

——畫家弗拉·斐列卜·李比傳

一 史德拉斯堡

從佛朗克府來的驛車停在「精神客店」門口；一個德國學生卸下行裝，午餐也不用，便像瘋子一般跑向大教堂去了。這種行動使客店主人吃了一驚。寺塔的守衛們看他爬上塔去時也面面相覷，有些張皇。

洛昂堡建築的峻峭的線條周圍，層層疊疊佈滿着三角形的屋頂。中午的陽光照在阿爾薩斯的平原上面，四野裏盡是村落，森林，與葡萄園。這時候，每個村中的少女少婦都在出神。這幅風景於他不啻是一張新鮮的畫，他的欲望已在上面勾勒出多少可能的與不同的幸福。他一面眺望一面體味那期待未來的愛情時的幸福，甜蜜的，遊離恍惚的期待啊。

他以後常到這裏來。塔頂的平台，高懸在教堂別部分的房屋之上，他立在上面就好像騰在空中一樣。

最初他覺得神迷目眩。幼時長期的疾病還遺下一種病態的感覺，使他怕空虛怕喧囂，怕黑暗。他想治好這種衰弱。

這片廣大的原野，在他心中原只是一張白紙，慢慢的可被人名與往事點綴起來了。此刻，他一眼望見薩凡納，是韋朗領他去過的地方，他亦望見特羅森埃，那邊有一條小徑，通過美麗的草場，直達斯森埃。那裏有一座鄉間的牧師住宅，四周圍着園子，牆上繞着茉莉花，屋子裏住着可愛的弗萊特麗克·勃里洪。

在天際，連綿的山崗後面，羣堡的塔尖後面，陰雲慢慢的集合攏來。這位大學生的思想卻凝注在三百尺下街頭熙熙攘攘的渺小的人身上。他酷想參透他們的生命，那些表面上各不相關而實際卻是神祕地連繫着的生命，他酷想揭開大衆的屋頂，窺視那些隱祕的奇異的行爲，唯有從這行為上纔能瞭解人類。他前夜在傀儡劇場看過上演浮士德的神話。他仰望着在鐘樓頂上馳騁的黑雲，彷彿浮士德突然在空中飛過，使他出神了。『我假使魔鬼以權勢、財寶、女人的代價要我訂如浮士德般的約，我簽字不簽字呢？』經過了一番坦白的簡短的考慮之後，他對自己說：『可以爲了求知而簽約，但不能爲了占有世界……好奇心太強了啊，朋友。』

下雨了，他走下狹窄的螺旋式的梯子。他想：『寫一部浮士德麼？已經有好幾部了……但史比、哀斯、虔敬的維特曼等都是些庸俗的作家。他們的浮士德是一個粗俗的惡棍，是他的卑鄙無恥把他罰入地獄的……魔鬼上了當；但他始終沒有放過浮士德……我的浮士德麼……那將更偉大，像希臘神話中帕羅曼德（Prométhée）——按係神話中以竊取天國火種而獲罪的神。——一流的人物……被神明譴責麼？是的，或許要如此，但至少是爲膽敢竊取神明的祕密之故。』

寺裏的花玻璃窗映出一道陰沉柔和的光。幾個女人跪在暗中祈禱。大風琴發出模糊的嗚咽聲，好似一隻溫柔的手在琴上撫弄。歌德望着穹窿。平時他在一株美麗的樹木前面，常會覺得自己和樹木融合爲一，參透牠的妙處。他的思想如樹脂一般昇到樹枝，流入樹葉，發爲花朵，結爲果實。教堂裏我特式的弧形拱樑，使他想起同樣茂密同樣雄偉的組織。

『有如自然界的產物，那樣，此世的一切都有存在的意義，一切都和總體相配……一個人真想寫幾部如大教堂般偉大的大著……啊！要是你能把你所感的表白出來，要是你能把胸中洋溢着的熱情在紙上宣洩出來……』

只要他深思自省，他便在自身中發見整個的世界。他不久之前纔發見莎士比亞；他對他於欽佩之中含有幾分估量敵手的心思。怎見得他將來不是德國的莎士比亞呢？他有這等魄力；他自己很明白，但怎樣抓住牠呢？這活潑潑的力量，給牠怎樣的一種形式纔好呢？他渴望能有一天，把握定了他的情感，把牠固定了，如教堂裏這些巍峨雄偉的天頂般屹立雲霄。也許從前的建築家，在真正的大寺未實現前，也會對着夢想中的大寺躊躇悵惘過來。